



Q341796 S9FUX1

HE FANGZHOU YUEHUI

百合书系

「萧萍」著

和方舟约会

百合花 清丽淡雅 浅香袅袅
若是有一朵恰巧飘落在你的心畔
哪怕只是一枚花瓣呢
你也好似揽入了一季的芬芳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方舟约会 / 萧萍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7.1

(百合书系)

ISBN 978-7-5391-3606-6

I. 和... II. 萧...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2594号

和方舟约会 / 萧萍著

责任编辑 彭学军 邓滨

特约编辑 刘映

封面设计 陈菁

插图 竹蜻蜓童书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版次 2007年3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90mm×1270mm 1/32

印张 8

书号 ISBN 978-7-5391-3606-6

定价 14.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服务热线:0791-6524997

序

>> 驶过就荡漾

SHIGUO JIU DANGYANG 梅子涵



这是一些很努力很可爱的女作家。她们出生在不同的城市和乡下。父亲母亲不一样。门口的路不一样。窗外的树不一样。小时候说话，全是那个城市和乡下的音调；长大了，普通话已经流畅，可是那个城市和乡下的音调还全在里面呢！看看她们小时候的相片，真是不一样；看看她们现在，有的高高，有的小巧，完全不一样。她们上的小学、中学、大学不一样。她们喜欢、崇拜的第一个男孩子、第一个男同学、第一个男老师当然也不一样。第一次离家，到远处去，甚至是离开那个城市和乡下，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发奋，还打算着成为别人的新娘，她们乘坐的，有的是河里的小船，有的是山里的汽车，有的是铁路上绿颜色的火车，不一样。她们有的是细细的一根丝，一根细细的丝，细致地走路，细致地快乐，细致想念很多生活，也想念一片红的树叶；有的是一个铃儿，很微弱的风，也一定答应，丁零当啷，十分清脆地回

响,这铃儿很容易就挂在了和别人在一起的窗口,丁零当啷,心里就不烦琐了,明亮得很,有阳光照着。一根丝儿很好,一个铃儿也很好。有的会骑自行车,自行车骑得慢悠悠哟,真遵守马路上的纪律;有的会开小汽车,很豪放了,看见别的人开车很豪放,不遵守马路上纪律,就大声批评,有毛病,太讨厌啦!有的一次也不敢让别人听见她唱歌,所以别人唱歌的时候,她就一次也不唱;有的最喜欢唱歌让别人听见,唱完了就担忧地问,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唱呢?我们干脆把下一次唱歌的时间定下来好不好?有的得到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立刻惊喜得人人都要知道了,原来很小的惊喜也应该是那么重要!有的得了一个很大的惊喜,命运也快改变了,可是那惊喜几乎只有她自己知道,搁在心里,原来很大的惊喜,也是可以不敲鼓的,不让别人受惊扰。她们有的喜欢吃辣的,有的喜欢吃甜的,还有的喜欢吃苦的。苦的就叫苦瓜。

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

所以她们写出的书,讲的故事,里面的父亲母亲、城市乡下、路啊树啊、语言气质和标点的情调……都不一样。是不会一样的。

可是竟然有一点,她们一样了:她们都是儿童文学作家!

她们都在为此写作。

她们都站在一个高处。在这儿,她们看得见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儿,也看见了别的童年。她们看见船儿们起锚了,她们感觉的脚步就走上去;她们听见火车的飞驶,她们又坐到了那个窗口。

这个高处是儿童文学作家喜欢的地方。它有灯亮着。它有灯塔的含义。但是它们不是用强烈的光指示你一个方向。它只是让你觉得亲切和暖和,又重逢了。你年少的船在它的下面驶过,驶过的感觉就很荡漾很诗意。因为你没有被指示,但是你受到触动了。

我们谢谢这六盏不一样的灯。

谢谢写给孩子们的书。

我们驶过,就一样都辽阔。

目 录

序/梅子涵

戏谑金口哨 ——阳光透过树叶缝隙的微风…… 1

E时代的中学段落	2
避风堂衍记	16
和方舟约会	29
短发或妮的提琴树	46

贝壳里的沙砾 ——那些在风中飘飞的答案…… 53

关于我老师的心理分析(上)	54
关于我老师的心理分析(下)	72
西窗外	88
杨眯眯和民乐直街	100

忧伤地行走 ——就这么独自漫游轻舞…… 119

少年光明	120
长辫子蝴蝶结	140
张左的一天	150
夏天的心情	172

想象的女孩 ——那些浮在空气里的小水珠儿…… 185

微儿羊	186
小米丁	196
天空的美人鱼	211

和方舟约会

方舟

戏谑金口哨

阳光透过树叶罅隙的微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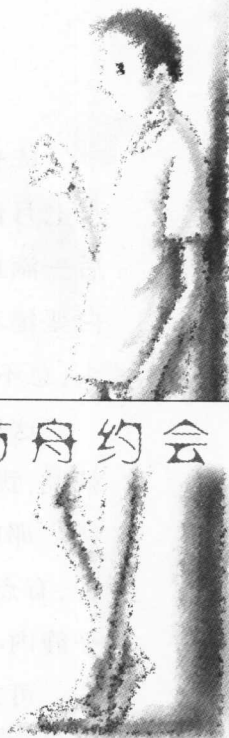
一阵不经意的口哨

日子是在轻松或沉闷中

不小心露出的大脚趾

诙谐地沉思与顽皮着

和方舟约会





E时代的中学段落

段 落 A

读到高三,时间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和沉闷,为了那个七月份该死的考试,所有的地名和人名都被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抽象得就像白垩纪,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白垩纪和骨头什么的有点关系。可棠嘲笑我说,什么骨头,总不见得是鞋的骨头吧?

这里面有个典故。那次上课迟到,老师问起缘由,我就说,我的鞋不好,你看骨头断了。我指的是鞋的支撑部位。那时候在下雨,滴滴答答的,卷着伞和断了底的鞋子,有点难看。大家哄堂大笑,面对老师的脸色,我外表平静内心尴尬。

可棠总是旧事重提,不给我留一点情面。在这点上她活像个刺猬。可我得承认,她是所有女生里最酷的。不是红头发和灰色隐性眼镜,而是一种气质。



或许,这种不羁让我产生好感。有很多男生都对可棠产生好感,说起她的时候真有点心照不宣,就连坐在前面的汪多加也开始听阿妹的《听海》,因为可棠说那里面有一种海草的气味。

我对汪多加说,你以为你是鱼啊?!

汪多加把音量开到最大,眯也不眯我。那时,我就会突然间有点莫名的失落,就好像无形中赶了一回时髦,却是不那么大方地赶着。所以,我有时也有点讨厌起自己来。

可有什么办法呢?在我的格言本里这样写着:“高三是文化沙漠,习题的流沙会慢慢吞噬我们对于事物的感知,赏心悦目的女孩才是小小的绿洲,慢慢挽救着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

下面是说格言的名人:米高。

BY THE WAY,我就是米高。

段落B

“请问,你看过《第一次亲密接触》吗?”

这是我和院长嬷嬷定下来的接头暗号,为了万无一失,我的左手上还要用套苹果的尼龙网套罩住,而她呢,右手上系一个粉红色的带小铃铛的丝带。

这使我们的见面一上来就有点神秘色彩,因为我们



是三个月的网友,这一点很关键,我左手的网罩就是重要提示。我老妈怎么也不会想到吧,苹果外面的网罩居然有这么多用途,数学老师常常说举一反三,事情就是这样,所谓老歌新唱也大抵如此,相比于原来,多的就是那份原创性。

说起来《第一次亲密接触》,还是米奇给我推荐的呢。暑假里,我看书看得心慌,做习题吧也越做越不顺手,就去大伯家找米奇。

当时是个中午,米奇正在和人打电话,我就听见他说,好,三点钟,不见不散。

我说,看来我来得不是时候啊。

他就说,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一起去。

我说,搞什么搞啊你。

米奇就说,米高回头我给你看样东西。

我说,拜托你别扯我的后腿,没空。

米奇笑起来,小屁孩,是想和你表哥拼一把啊。

我脸上开始有点不悦。

有时候我讨厌米奇的得意忘形,可说实在的,自从他去年考进F大学,我的压力就猛地大起来。老爸老妈在耳朵边的叨叨不算。怎么说呢,人就是不能免俗,名牌就是名牌,F大学的邮戳就盖在他的每个神情之间,即使不那么张牙舞爪,也有点暗藏杀机的味道。在他面前,你总觉得你就是矮那么几公分。



米奇给我看的,就是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这个故事,有很多编造的痕迹,而且也不怎么喜欢轻舞飞扬,她让我感到压抑和缥缈。故事因为死亡而获得感动,让我感到有点索然寡味。我这个人向来对悲剧不感兴趣。我喜欢喜剧,从小到大我最崇拜的就是卓别林,嘿,他居然能把一只鞋吃得津津有味,就像在啃一只真正的烧鸡。

不过,我还是对上网这件事产生了兴趣。我说,米奇你上网了吗?

米奇又是那副不屑一顾的样子,他说老弟,你上网了吗就像你吃饭了吗一样,请问,你吃饭了吗?

段落C

网吧并不大,可形状有点特别,像一把反着放的小提琴。里面有十多台电脑,现在是下午,生意不算太好,米奇显然是这里的常客,因为他说老样子。

老样子就是可乐。是那种蓝罐装,冰的。

然后我们分别落座,分别上网。

很奇怪我有点轻车熟路的感觉,而且在起名字方面我是天生的高手。米奇也是甘败下风的。我们分别取了十几个名字进入一个一个稀奇古怪的聊天室,然后让自己迅速掉线,转移,转移,老崔健曾经唱这世界变化快,



我觉得变化的确有点举世无敌的快感。

就在我成为修士钝的一分钟后,有一个名字突然地跳到我的眼前,是院长嬷嬷。

——你好,修士笨。

——哦,亲爱的嬷嬷,我是修士钝。

——请原谅。我心情不太好。

——没什么,反正笨和钝差不多啊!

——谢谢你,修士钝。承认自己的笨拙是需要勇气的。

——可这是我们高数老师对我说的,我只不过重复了一遍。

——是吗?你学高数,那么是大学生了?

——算吧。

——可我还在读高中。真没劲。

.....

这是我第一次和院长嬷嬷交谈。就这么容易地让一个女孩相信你就是什么名牌大学的学生,感觉真还有点潇洒。我决定将对话进行到底。米奇在一边对我挤眉弄眼,他说你可别陷进去啊。我耸了耸肩,我只不过喜欢那个新鲜虚拟的空间,它很安全,而且你不觉得它有利于我的自信和目标感的确立吗?

其实我心底里想的倒是,要不了多久,院长嬷嬷面对的就是真正的大学生了。

段落D

出了网吧,就看见了可棠,我指给他看我们班的好感女生。米奇将车骑得飞快,然后漫不经心地回头用眼睛“甩”了一眼。那眼神十分帅,没想到那个可棠,那个把全班男生也不放在眼里的可棠,就那样像老朋友一样对米奇说,你好。

我只好站上前来,介绍一下彼此,那种虚情假意式的,可棠很大方地对他说,我和你表弟很熟。结果,我那名牌大学的表哥居然说,对对,我和我表弟也很熟。

岂有此理!

我们在 KFC 一起吃了午餐,付钱的时候米奇很是慷慨,但可棠说 AA 制吧,她说得很干脆,声音在我和米奇间弹来弹去,让我们两个都有点惭愧。

吃辣鸡翅的时候,米奇讲了个笑话,他说学校里前一阵感冒流行,上电子课的时候老师提问同学说,黑板上的这个三极管是否导通?同学脱口答曰不通。老师赞许地点头说,你再说说是哪儿不通?同学回答:鼻子。我们三个同时大笑起来,可棠笑得尤其起劲。我发现她笑起来才叫好看。我连忙就说,我也讲个笑话,这个笑话是听来的。话说在会考的前夕,历史老师接待答疑,他大笔一挥在黑板上写道:历史有问题的人,下课后到办公





室去……

这次没有预期的那种效果,虽然也是在笑。我突然发现这个笑话有点含沙射影,因为,我们的会考在即。可棠笑着说,我就是那个历史有问题的人。她说得很轻松,但谁都看得出,有什么东西让我们收敛起来。

米奇后来对我说,其实你发现没有,可棠是个忧郁的女孩。她好像有很大的考试压力。

是吗?可她怎么对我总是恶声恶气的。再说,谁没有考试的压力呢?想到名牌大学的米奇,想到可棠对他的热络,我有点酸溜溜的。

段 落 E

——修士钝,我喜欢痞子蔡的书。

——可惜你不是轻舞飞扬。

——难道你是痞子蔡吗?

——对不起,院长嬷嬷,我是说我不喜欢轻舞飞扬。

——对不起,修士钝。可是我喜欢痞子蔡身上有点颓废的好心肠。

——你真是特别的女孩,院长嬷嬷。

——你也是,修士钝。

在网上,我们的对话就是这样进行着,不多也不少。我将她和可棠对比,院长嬷嬷显然是个善解人意的温和



的女孩。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就想,虽然我没有痞子蔡那样的讨女孩喜欢的大俗,但或许我有自己的眼光和品味。这一点很重要,它在无形中大大增强着我的自信。

我只有在周末的晚上才去网吧。我十七岁了,即使老爸老妈什么也不说,我也知道现在什么是最重要的。可我需要倾诉,了解别人,也了解我自己。

——请问,这里有修士钝吗?

——院长嬷嬷,我可以用三轮车去帮你找。

——谢谢你。

——不客气。请问,你能提供一些线索吗?

——他很幽默。

——院长嬷嬷,幽默可不是蓝眼睛高鼻梁可以看得见啊。

——那幽默是什么?修士笨吗?

——不,是修士钝。

当我发出了这句话后,就一下明白自己泄密了。这个鬼机灵的院长嬷嬷!

然后我们就像是很熟识的朋友那样聊起天。她偶尔问一下我大学的情况,我基本上还应付得过去,比如什么一周上几节课有没有好玩的笑话之类的,我基本上照搬了米奇的说法。后来,当她听说了我们大学里正在排演一个反抗高考体制的小话剧,她发过来一个大大的笑容,她说,真好啊,即使这样,我也一定要考上大学。那时



候,我就去找你,好吗?

我突然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就在那一瞬间,那种被人崇拜和信任的感觉,那种想象力被承认被呵护的感觉啊,即使它们正在被我想到的现实性因素而消耗,我还要一遍一遍想,我想,就为这将来的话剧,我米高也要——give ever yone some color to see see!

现在对我来讲,高考不仅仅是为前途而战,简直就是为荣誉而战了,我对院长嬷嬷也对自己说,好,从现在开始倒计时,我为你加油!

说完这句话,我就走出了网吧。我记得那天阳光灿烂,我决定在这后面的日子里百倍地努力,就像我头顶天空的云彩一样,轻快地跨过高考的山峰。

段 落 F

一连几个星期,我的成绩都直线上升。谁也不会发现我取胜的法宝,这样的理由说起来未免有点荒谬。虽然米奇警告我说网恋是危险的,可我却固执地想,这是好感的力量——离网恋还远呢!我只是有点想和院长嬷嬷分享这样的喜悦和胜利。

不知为什么,可棠的排名却落后了,她有些落落寡欢。我还来不及细想,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仍然是个星期天,我照常去网吧。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院长嬷嬷的踪影,我有点着急了,就在几个聊天室来回地打听,请问这里有院长嬷嬷吗请问这里有院长嬷嬷吗请问这里有院长嬷嬷吗,我一连问了十几遍,都没有回音。看来,我失望地想,她今天不会来了。可就在我准备转身下网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名字跳了出来:院长嬷嬷!

——修士钝,我要出国了。

——Where?

——我说的是真的,去考拉熊的故乡。

——Why?

——我害怕高考。

.....

事情会是这样!院长嬷嬷不是答应我等考上大学找我吗?我在屏幕上打出这一行字,又很快删掉了。

可我想这是真实的想法,海外关系对每个人都是诱惑,现在有很多人因为害怕高考而远走他乡,很体面,其实在骨子里是虚弱的。

可棠冷冷地说,不就是因为你的海外关系不那么管用吗?

我气得噎住了。她为什么就不能委婉一点?居然还说什么这也是曲线救国。救什么救?我在讨论课上很快地回了她一句,有的人出国,不就是当个体面的逃兵



不就是害怕高考的竞争吗？

不知为什么，这句话让可棠的脸色很难看。

段 落 G

我还是和院长嬷嬷定下了接头暗号。就是文章一开始你看到的那样。我想不管怎么说，我得承认对院长嬷嬷的好感，还有这几个月来她对于我的影响。

我提前了一刻钟，发白的牛仔显出我的随意。我一边想象着院长嬷嬷的模样，一边想着一会儿和她开始的交谈。我想，或许女孩都喜欢有理想的男孩，那么我就说我的理想是成为出色的律师，而且大名鼎鼎，说不定今后我经手的跨国案件还需要您在海外的协助，请多多关照哇……

我就这样胡乱想着，左手包着雪白的网罩，我将这只伪装过的“苹果”举得尽量地显眼，而且又不那么夸张。

可她没有来。

我等了一个小时。举着傻乎乎的“苹果”。还有人以为我这是行为艺术呢！

那天我只等来了一个右手上系粉红色铃铛丝带的——那是一只小狗。

然后，我心情灰扑扑地回学校。